

# 西域史话

## 佛国古韵 龟兹

佛国古韵

龟兹

薛宗正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薛宗正 著

# 西域史话

## 佛国古韵 龟兹

薛宗正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佛国古韵——龟兹/薛宗正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2.8

(西域史话)

ISBN 7 - 222 - 03502 - 8

I . 佛... II . 薛... III . 龟兹—地方史

IV . K928.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41876 号

责任编辑 张 波

封面设计 鞠洪深

责任印制 洪中丽

责任校对 罗以坚

西域史话  
佛国古韵——龟兹  
薛宗正 著

---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编: 650034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3

字数: 64 千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3, 000

---

ISBN 7 - 222 - 03502 - 8/K · 327

定价: 8.00 元

# 目 录

- 一 绿洲古邦/1
  - 黎明的曙光/1
  - 汉日照天山/6
  - 班超父子与龟兹/11
  - 白氏王朝的兴起/15
- 二 西域佛乡/24
  - 梵呗初唱/24
  - 塔寺如林/25
  - 半空中的楼阁/31
  - 克孜尔：西域的罗浮宫/36
  - 龟兹石窟寺巡礼/39
  - 弘传佛法的文化大使/44
- 三 大唐安西/49
  - 龟兹归唐/49
  - 安西号令万里疆/52
  - 佛乡往来话高僧/56
  - 库木吐拉：汉风艺术宝库/59
  - 天官飞来的歌舞/62
  - 龟兹古俗风情/68
  - 大唐日落/74
- 四 岁月沧桑/77
  - 吐蕃法号鸣龟兹/77
  - 回鹘人的新家园/79
  - 新月升空法铃寂/83
- 尾声：/85

皑皑的雪山，纵横的巨川，芟芟丛生的戈壁，铁干虬枝的胡杨，望若烟霞的红柳，好一派独特的西域风光。但那温和的气候，湿润的空气，小桥、幽径、村落、晚炊、鸡鸣，又仿佛江南水乡。这就是西域古国龟兹，它的中心在今库车绿洲。但古龟兹的范围绝不仅限于现在的库车，它的领疆要大得多，囊括了今阿克苏地区所辖库车、新和、沙雅、拜城、温宿、乌什、柯坪、阿瓦提和阿克苏等八县一市，其东境还跨有今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所属的轮台县。它的辉煌历史和古代文明至今仍闪耀着神秘的迷人魅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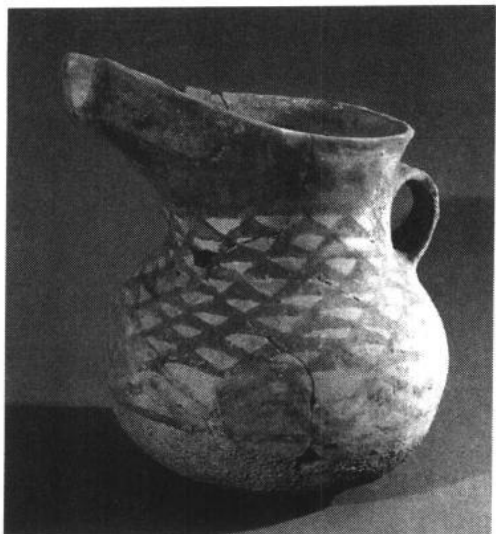
## 一 绿洲古邦

### 黎明的曙光

当文明的拂晓降临到龟兹绿洲时，一切都还笼罩在一片烟雨迷蒙之中。

新疆，古称西域，有天山、昆仑、阿尔泰三座大山和准噶尔、塔里木两大盆地，龟兹则位居天山南麓的咽喉地段，正当西域的十字路口，北倚天山，南濒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其西中亘赤莎山，即今之确尔格达山。整个地势是西高东低，北高南低。北面天山恰在其境内出现几条断裂口，可与北道相通，西通疏勒，东通焉耆，沿季节性干涸河道，还可直接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而达于阗。境内四大巨川流注：一为白马河，即今之木札提河，源于天山，下游即渭干河，曲折注入塔里木河，是西境的大河；一为计戍水，即今塔里木河，是其南境

的大河；三为龟兹川，即今库车河，发源天山，至赤莎山口分支而为东川水、西川水等若干支流；四为拨换河（姑墨川），即今阿克苏河，是龟兹最西的大河。除此四大主川以外又有若干较小河流，如阿克塞河、库马里克河、叶尔羌河、卡拉苏河、阿尔腾柯斯代里崕斯河等，在全境纵横交错，水利资源非常丰富，因而是西域文明曙光初现的地区之一。考古学家在今库车县城南郊的哈拉墩发现了上古的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大量直刃弧背的石刀、石锤、石钻、磨石、石纺轮、石耳坠、石耳环以及骨器、陶器等。阿克苏市东郊也出土了这种直刃弧背的石刀和陶器。阿克苏市东约 60 公里的喀喇玉尔衮遗址深埋地下近 4 米，除出土了石器、骨器之外，还发现了拱桥形耳、器壁往往有小乳钉或小孔洞为饰的陶器和少量铜器。早期陶器主要出土于被称为南戈壁墓地的库车城南库车河岸的竖穴土坑墓中，上有刻画的几何形、波浪形，贴塑的人物形纹和彩绘图案等，主要有单耳带流的陶罐、单耳双流壶、三耳罐、双耳罐及火葬用的骨灰罐等，其中一带流陶罐的腹部烧制有人面塑像，五官俱全，毛发丰茂，男性特征明显，是龟兹先人的原始美术作品。克孜尔水库古墓地，也属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随葬品有陶、石、铜、骨器等，尤以带流彩陶器为特征，纹饰有菱格、三角、网格和水波纹等，富有鲜明的地方特点，时代约为公元前 1 000 年左右。出土的陶器精品有单耳带流陶釜、彩陶壶、单耳彩陶钵、石斧、石镰、素面铜镜、磨制非常光洁的石质项链等。其中 1991 年在 25 号墓出土的单耳带流彩陶釜，通体类似后世菱格图案的连续三角形纹，很可能就是龟兹菱格画的原始雏形。这些石器、陶器由于与铜器相伴生，已属于金石并用时期。但由于缺乏有关的人骨测定资料，这些原始居民的种族归属尚属一个历史悬念。



拜城出土彩陶釜 祁小山 摄

公元前2世纪穿着精美丝绸衣服的汉朝使臣两次横渡茫茫流沙，为首的是手持汉节、仪表堂堂的张骞，他后来被封为博望侯。这个使团第一次出使月氏，第二次出使乌孙，开始揭开西域历史的神秘纱幕。张骞的出使被称为“西域凿

空”，“空”即孔的意思，“凿空”意即凿通了由长安通向西域的交通大道。这一使团衣著的绮丽、冠盖的华美给西域各族居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此出产于我国中原的美丽丝绸通过这几条大路，如天女散花般洒向西域绿洲。这些丝绸不但象征着友谊，更意味着财富，很快赢得了西域各国的青睐。这些神奇的织物还在串串驼铃伴奏下，远销波斯、叙利亚和西方的罗马，同世界各大文化中心沟通，开始了东西经济、文化的直接与对话。这条贯通欧亚的大动脉后来被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命名为“丝绸之路”，至今为学术界通用。其中沿天山南麓西去的大路在汉朝被称为北道（入唐后改称中道），龟兹正处在这条大道的咽喉地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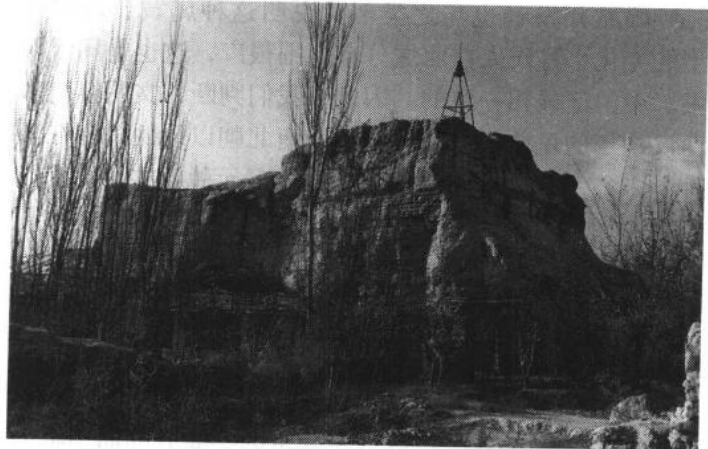
当张骞完命东归时，一切都逐渐明朗了，他带回了有关“西域三十六国”的确切信息。西域的地理特征基本上是茫茫沙海包围大、小绿洲，每一个绿洲都是一个

王国。当时，与龟兹同时并存于库车——阿克苏绿洲——的还有温宿、乌垒、轮台、渠犂、尉头、姑墨等“国”。其中龟兹6 970户，81 310人；姑墨3 500户，24 500人；温宿2 200户，8 400人；尉犂1 200户，9 600人；渠犂130户，1 480人；乌垒110户，1 200人；尉头300户，2 300人。除尉头属游牧的“行国”以外，其余都为定居的城邦。这些王国后来虽然都先后并入龟兹，但其居民的人种、语言却未全然一致。现代人类学家研究成果表明，古西域的人种分布相当复杂，既有白色人种的塞人，又有蒙古人种的羌人，还有黄、白混合型的羌化小月氏人。这些城邦居民都还没有创造拼写自身语言的文字，但大都已开始定居生活，经营简单的农业，兴建了城堡和村落。

《汉书·西域传》最先记载龟兹国都名延城，东距汉西域都护府治所乌垒城350里，其后魏晋南北朝史书《北史》、《魏书》仍记此城，补充了此城位于白山之南170里，方约六里或七八里。酈道元《水经注》则记延城至北魏中叶已荒废，入唐所记的龟兹国都名伊逻卢城。现在库车境内已发现的最大古城应推位于库车新城西1 000米，库车河东岸的皮朗古城，乌恰河穿城而过，地扼库车绿洲，规模宏伟，当地俗名南海墩、萨克当墩、皮朗土墩、哈拉墩等不同形制的古代土墩遍布城中，出土了汉唐时期文物以及金石并用时期的石器，文化遗存延续时代久远。现因遗址密迩城镇，几已破坏殆尽，仅存断壁残垣，稍可窥想古城风貌。这座古城曾为龟兹国都并经历了多次改建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仍有悬案没有解决。历经千年沧桑、多次战劫的龟兹是否果真自汉迄唐一直没有迁都？皮朗古城北距白山并非170里，与史书所记延城的位置不完全契合。因此，有学者提出都城一度迁至沙雅渭干河古道一线的羊达克沁。但



此城规模不大，学术界认同者不多。新疆文物普查发现，库车境内的古城分为圆形和方形两大类型，圆形城堡乃中亚地区传统的建筑形制，方形雉堞形城堡则有中原文化的特征。库车境内这类圆形古堡为数不少，都只开两个城门。其中位于库车县南部、哈尼克塔木乡吾依库都克村南约2 000米处意译为大古城的穷协海尔古城格外引人注目，这是一座连环城，城之西北有一座10米的高墩，是这一古城最为显著的地理标志。东城呈椭圆形，周长1 100米，城内直径约360米，在上古已是规模不小的城堡。高墩的西南面有斗圆形城环绕。城墙皆碱蚀而坍塌，开有阙口，是其城门。考古发掘在此出土了龟兹小铜钱、料珠、丝绸片、彩釉陶片以及铜铁器残片等，都属汉晋遗物。有学者将它定为一座汉代屯田校尉城池故址，同汉城皆为方形不符。这座古城是否有可能是汉晋时期的延城，而准方形的皮朗古城也许是龟兹迁都后的伊逻卢城呢？这一切只不过是推测，科学的结论只有通过田野发掘才能证实。



库车皮朗古城大墩 祁小山 摄

龟兹，实与今库车同一读音，虽然在古代史籍上，龟兹又作丘慈、丘茨，并注其读音相通，库车之名的出现则是后来的事。但现代古汉语音韵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古今汉语音变很大，古无舌面音（正齿音）j、q、x，以上三音都应读为相对应的舌头音 g、k、h，而且今之合口呼（u），上古时期有的读为开口呼（a），则无论龟兹、丘慈、丘茨，在汉代的实际发音都是 kuqia，中古都读为 kuqa，可见现代读音“库车”比古书注读的“丘慈”更接近“龟兹”的原音，千余年来古音犹存。这一发音还同今甘肃武威的古名姑臧完全相同，这很可能兆示着古代龟兹的居民同生活于今凉州武威地区的古代居民是同一族属。而在汉开河西四郡之前，这一地区生活的古代居民是与羌人杂居而完全羌化的月氏人，亦即《汉书》中记载的小月氏人，他们同居于“匈奴北”（实际上是匈奴西北）与塞人混居而塞克化的大月氏人有所区别。在“西域三十六国”的名单中，还有姑师（kuqa）、车师（kuqa）、且末（kama）、姑墨（kama）等城邦发音也与之类似，说明这种属黄、白混合型的羌化小月氏人在西域分布范围很广，这也是同《汉书》中的记载相一致的。因此，我们判断，文明拂晓和西汉初年的龟兹，与东汉、魏晋南北朝以后的龟兹在人种上未必一致。黎明的龟兹尚处在多元种族共存而混沌不明的人类童年。

## 汉日照天山

大汉帝国明丽的阳光自张骞凿空便开始投射西域，此后又随着同匈奴游牧奴隶主斗争的不断胜利而照临天山，出现了龟兹国王绛宾与弟史公主结婚的历史佳话。

本来，公元2世纪之前，漠北游牧强族匈奴一度主

宰西域。其首领称单于，以“天之骄子”自居，凭藉着以鸣镝指挥的剽悍骑兵、强弓锐箭，驰骋大漠南北、流沙东西。其第一代冒顿单于击败汉高祖刘邦，第二代老上单于在位时又发兵西征，连破呼揭、楼兰及其以西二十六国，派遣其麾下日逐王主兵西域，中心在焉耆、危须、尉犁之间，即与龟兹仅有一山之隔的天山北麓。设置僮仆都尉，分遣诸国，监督国政，征收赋税。僮仆是奴隶的意思，僮仆都尉意即管理奴隶的官员。可见在匈奴的眼里，西域诸国的王臣百姓，都被视为单于的奴隶。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继位以后，决心对匈奴发动全面反击，在派遣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先后率军北伐的同时，又在西域寻找反对匈奴的政治同盟者，以实现“断匈奴右臂”的战略目标。张骞西使的最大成功就是争取到了西域大国乌孙这一重要盟国。元封元年（前105）汉武帝册封皇室江都王女细君为公主，出嫁乌孙王猎骄靡，这种政治联姻被称为“和亲”。除大量的金银丝绸等为陪嫁品外，还派遣了数百乐人、侍女、工匠同去定居。公主自率汉人，别立帐落，西域地区出现了第一个传播汉文化的基地。太初年间（前104~101）细君死后，汉武帝又册封楚王刘戊的孙女为解忧公主，嫁乌孙昆莫军须靡岑陬。依乌孙本地风俗，军须弥死后，又续嫁其弟翁归靡，生三男二女，长子元贵靡，后为乌孙大昆弥；次子万年，莎车国王；三子大乐，乌孙左大将；长女弟史、小女素光都名垂史册。并三嫁翁归靡的侄儿泥靡。居留乌孙四十年，威重西域，汉与乌孙间的同盟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此时，匈奴在西域的政治影响仍然非常强大，其中以产良种汗血马著名的西域大国大宛就是亲匈奴派势力的大本营。太初元年（前109）汉朝派遣使者车令携带大批丝绸、黄金前往大宛购马，这本是结好大宛的一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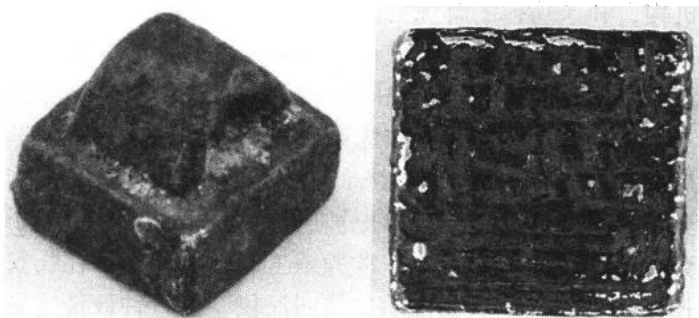
政治姿态，却被大宛王毋寡拒绝，并遭到了残酷的杀害，所携丝绸全被劫没。当这一充满挑衅意味的血案传至长安，汉武帝震怒，决心拔掉这个匈奴安插在西域的钉子。年轻的贰师将军李广利是最先肩膺这一历史重任的名将。他两次出征，终于兵围大宛都城，杀亲匈奴的大宛王毋寡，凯旋归朝。这是汉朝军事力量在中亚的首次显现，引起沿“羌中道”——丝路南道——诸国的降汉，纷送王子人质长安，其中包括曾受龟兹监管的昆仑山麓小邦扞弥国王子赖丹。自此，汉朝的政治影响日益扩散，匈奴的势力逐渐退出西域，揭开了西域归汉的历史序幕。

汉宣帝时期，汉军进驻西域的人数日益增多，军粮需求日增，宣帝采纳了桑弘羊的建议，决定在西域屯田。曾在长安生活二十余年、全面认同汉文化的扞弥国王子赖丹，被委任为校尉将军，率领汉军深入丝路中道，屯田于毗邻龟兹的渠犁（今库尔勒西、孔雀河以东）、轮台（今轮台县境）一带，成为汉军屯田西域的前驱。今轮台县克孜尔河流域发现的柘木沁、柯尤可沁、着果特沁等多处汉代遗址，都有沟渠田界的明显痕迹。沙雅县英格迈利羊达克希阿尔古城东北还发现了一条长达二百里的古渠，被称为“柯太耶拉克”，意即汉人渠，应即汉军屯田、兴修水利留下的遗迹。赖丹深入西域腹心地区屯田，引起匈奴恐惧，遂策动西域亲匈奴势力大反扑。当时的龟兹王及贵族首领姑翼都属这一派势力，发兵进攻，赖丹遇害。本始四年（前70）汉长罗侯常惠发西域诸国兵包围了龟兹王都延城。这时，龟兹前王已死，其子绛宾继位，将龟兹前国相姑翼缚送汉营，开城门降汉。自此，龟兹挣脱了匈奴的桎梏，投入汉朝的怀抱。匈奴主管西域的日逐王庭就在同“焉耆、危须间”相对应的天山北麓，与龟兹仅一山之隔，龟兹

降汉对匈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龟兹王绛宾，本始年间继位，降汉以后，清除了国内亲匈奴派残余势力，巩固了自身的政治地位。这时，汉朝在西域还没有常设机构，和亲乌孙的解忧公主则拥有庞大的汉人随从，在某种程度上执行着上述使命。解忧公主之女弟史奉命入汉学琴，道经龟兹，被绛宾挽留下来。绛宾遣专使远赴乌孙，向解忧公主表示求聘弟史之意，纳弟史为龟兹王后。元康元年（前65），绛宾亲自陪同弟史赴长安，受到汉宣帝的隆礼接见，弟史被册封为公主，绛宾被赐予紫绶金印，还赠送车骑、歌舞乐工、丝绸珍宝，在长安逗留近一年。绛宾归国后，仿照汉仪，推行钟鼓传呼制度，进行以汉化为核心的社会改革。这一变革被讥为“驴非驴，马非马，龟兹王”的荒谬行动，遇到了巨大的国内阻力和西域各国的反对。绛宾顶着一切压力，坚持不动摇，开一代风气之先，龟兹成为西域地区最早接受汉文化的地区。

龟兹降汉以后，汉朝在西域的政治影响日益扩大，宣帝地节二年（前68），汉将郑吉率免刑犯人一千五百人屯田车师，两次攻车师，迫车师王乌贵降汉，加官“使护鄯善以西校尉”，主管鄯善以西地区的军政事务。神爵二年（前60）匈奴日逐王先贤掸率众一万二千人降汉，郑吉率兵护送入京。神爵三年（前59）郑吉封定远侯，授权并护车师国以西的北道，正式创立西域都护府，郑吉首任西域都护。郑吉通知西域诸国尽弃匈奴符契，改换汉朝印绶，代表朝廷授诸国王汉朝封号，并颁行汉朝历法。“都”有“总”的含意，“护”为“保护”之意，“都护”意为“总保护者”。汉朝视自己为西域各族的保护者，这同匈奴视他们为奴隶有着本质区别。西域都护府的治所就设在毗邻龟兹的乌垒城，体现了龟兹地区作为西域十字路口的战略意义。西域都护李

崇铜印在沙雅县的裕勒都斯巴克发现，现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此人曾于王莽篡汉的公元 16~23 年主政西域。



李崇之印 刘玉生 摄

匈奴退出西域之后，国势日衰。西汉末年，匈奴国四分五裂，出现了五单于争国，后又演变为南、北匈奴对峙。南匈奴呼韩邪单于亲自入朝降汉，成为汉朝的边裔政权之一。北匈奴郅支单于被迫西迁康居，攻杀其王。郅支单于大修都城，招募罗马雇佣兵，习练鱼鳞阵，继续与汉朝对抗。后连破呼揭、丁令、坚昆等西域部落，大败汉朝的西域盟国乌孙，势力有所抬头。初元四年（前 45）又杀死汉朝派往招抚的使臣谷永，汉朝三次遣使要求送回谷永尸体，都遭辱而归。建昭三年（前 36），敢作敢为的陈汤出任西域副都护，多次敦促都护甘延寿出兵。甘延寿总是以等待朝廷批示为借口，拒绝出兵。陈汤就自作主张，发动西域诸国兵与车师汉军屯田士卒，合兵四万余人，分兵六路进军康居。其中陈汤亲自统领的三路大军由后来并入龟兹国境的温宿出师，在都赖水遇到了北匈奴罗马雇佣兵所列鱼鳞阵。这是一场东西方军事技术的严峻较量。结果汉军大胜，进

围郅支城，斩郅支单于头，传首长安，创造了空前的军事胜利。后绛宾与弟史所生之子承德继承龟兹王位，更自居为汉之外甥。承德这个名字显然为汉朝所赐，带有很浓的汉文化色彩。成帝、哀帝时期（前 32 至前 1），承德以皇甥身份多次赴汉朝觐。

## 班超父子与龟兹

时代呼唤英雄。东汉时期，北匈奴势力卷土重来，西域发生了“三绝三通”的历史反复，涌现出一批怒目挺槊、维护祖国统一的名将，班超、班勇父子是其中最具传奇色彩的英雄。

西汉亡于王莽改制。王莽自立为皇帝，改国号为新，这个短命的王朝完全葬送了西汉帝国的西域经略大业。莎车王贤一度称霸西域，杀龟兹王弘，夷灭全族，后来出现在史书上的龟兹王则罗、身毒仅从人名上判断，与西汉时诸王名已有很大差异，说明自此时起，龟兹王统变为莎车人。莎车就是 Saka 的对音，是典型的塞人，属印欧人种，文化水平较羌人要高得多。后莎车衰微，北匈奴复兴，东汉初年的龟兹王建是匈奴所立，一度攻杀疏勒王，立其臣兜题，雄踞中道，不再听从汉朝号令，西域丝路交通断绝。永平十六年（73）汉将窦固、耿秉受命凿通丝路，兵出居延海，进军天山，破北匈奴呼衍王，追至蒲类海（今巴里坤湖），取伊吾庐地，置宜禾都尉，留兵屯田于伊吾庐城，开始在西域东端重建点。永平十七年（74）冬十一月，窦固、耿秉等出昆仑塞，合兵一万四千骑，再破北匈奴于蒲类海上，乘势击破车师，再度控制了丝路咽喉。这一年，汉朝复置西域都护、戊己校尉，其中西域都护陈睦驻军高昌壁，另以谒者关宠驻军柳中（今鄯善鲁克沁），戊己校尉耿恭

驻军天山北麓的金蒲城（一作金满城），互为犄角。班超便在此次初通丝路的斗争中崭露头角。

班超字仲升，陕西扶风平陵（今陕西兴平）人，大文学家班彪的少子。《汉书》的作者班固是他的哥哥，著名才女班昭是他的妹妹。窦固击匈奴，他毅然投笔从戎，加入永平十六年（73）窦固的西征大军，在夺伊吾庐、战蒲类海、取得鄯善王的归附等多次重大事件中都表现得机智果断。又奉使于阗，发现当地大巫串通北匈奴使者反汉，就巧妙地延请此巫，设伏刺杀，传首于阗王广德。此举引得于阗举国震惊，于阗王与班超联兵杀死北匈奴使者，降汉。永平十七年（74）春，班超取捷径赴疏勒，出其不意，生擒亲匈奴的疏勒王兜题，放任他奔亡龟兹，扶立疏勒王的合法继承人、疏勒故王的侄儿忠为王，使疏勒也归服于汉，初步恢复了中央王朝在西域的传统政治秩序，成为东汉初通西域的一颗耀眼明星。

永平十八年（75）明帝去世，西域形势突然逆转。北匈奴左鹿蠡王统率本部精骑，包围了耿恭所统屯田天山北麓的汉军，与此相呼应，亲匈奴的龟兹、焉耆等国也在天山南麓发动攻势，先后攻陷了柳中和高昌壁，汉将关宠与西域都护陈睦全军覆没。仅天山北麓耿恭一军苦守至援军到来，最终也只能放弃据点，返回内地，丝路交通第二次壅绝。新继位的章帝推行放弃西域的政策，班超依凭当地人的支持，孤军支撑了一年多以后，不得已奉诏东返。但当班超离开疏勒到达于阗时，疏勒、于阗的亲汉派首领都抱马痛哭，于是中道又返回疏勒，依凭疏勒、于阗的亲汉派势力，自荐不返，在西域站住了脚跟，成为西域再绝再通的中流砥柱。建初三年（78）班超上书朝廷，要求重置西域都护。建初五年（80）章帝派徐干率兵千人西出，与班超会师。元和元



年（85），又派和恭率军八百西援。班超统率这批汉军与疏勒、于阗联兵，大败莎车。又出奇制胜，大败中亚强国大月氏，神奇地将将来犯者赶出国界。龟兹王建死后，匈奴册立其子尤利多，继续与汉朝为敌。永元元年（89），班超大破龟兹，废尤利多，俘送洛阳，立其弟白霸为王，姑墨、温宿等国也都降汉，班超因此正式被授予西域都护官衔，驻龟兹它乾城。班超此前一直驻节疏



班超像 祁小山 供稿

勒，平定尤利多以后立即移治龟兹，表明龟兹这一西域十字路口的特殊战略地位。永元六年（94）班超发龟兹、鄯善等国兵七万人，吏士、商客一千四百余人，攻降了丝路中道最后一个亲匈奴的城邦国家——焉耆，西域五十余国都纳质内属，以功封定远侯。永元九年（97）班超满怀贯通丝绸之路全程的雄心壮志，派遣部